



贵州世居民族人口文化丛书



贵州省计划生育协会 / 编
贵州省侗学研究会

潘年英 撰文 / 摄影



育明幽
生文探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鳳凰

编委会

主 编 周承洲
副 主 编 刘体辉 龙耀宏
执行副主编 向 勇 李彩霞
编 务 胡 蓉 沈庆梅 方启华

凤凰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瑞鸟，是美好爱情的象征。古人认为时逢太平盛世，便有凤凰飞至。凤凰亦被认为是百鸟中最尊贵者，为鸟中之王，有“百鸟朝凤”之说。在中国文学中，凤凰常比喻为“真挚的爱情”，亦有“爱情”、“夫妻”的意思。其语本自《诗经·大雅·卷阿》：“凤凰于飞，翯翯其羽。”意指凤和凰相偕而飞，即凤与凰在空中交尾，后用以比喻夫妻合欢恩爱，常用以祝福新人幸福美满。



贵州世居民族人口文化丛书

贵州省计划生育协会
贵州省侗学研究会 编

潘年英

撰文、摄影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育文明
生文探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贵州侗族生育文明探幽 / 潘年英撰稿、摄影. —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6
(贵州世居民族人口文化丛书)

ISBN 978-7-5412-2125-5

I. ①凤… II. ①潘… III. ①侗族—生育—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贵州省

IV. ①K89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2493号

书 名



贵州省计划生育协会 / 编
贵州省侗学研究会

潘年英 撰文/摄影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社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邮编550004)

印 制 贵阳天马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2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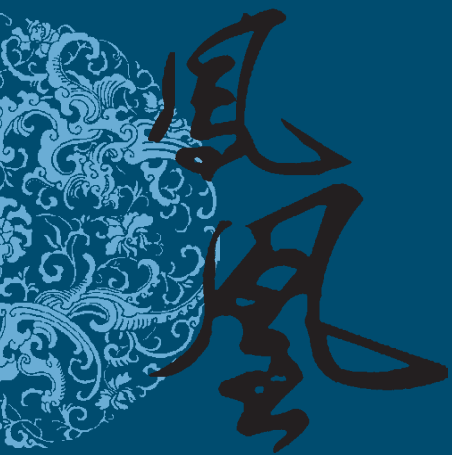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4-2125-5

定 价 55.00元





目 录

序

- 001 / 乐里 巧遇一场侗族的婚礼
- 012 / 瑞里 再次巧遇一场侗族的婚礼
- 023 / 本里 木楼香飘“三朝酒”
- 029 / 月寨 一场婚礼,一场满月酒
- 036 / 晚寨 记忆里的琵琶歌
- 045 / 洞脚 神秘岩妈
- 050 / 小广 十月头卯迎新娘
- 066 / 车江 生命不忘祖母恩
- 075 / 高坝 以歌为媒的情爱广场
- 092 / 丁达 一个和谐的侗寨
- 104 / 魁胆 以林为业的侗家人
- 110 / 占里 人口零增长的奇迹
- 149 / 归双 “嫁男人”的故事
- 178 / 平甫 人与自然的和声
- 193 / 报京 “三月三”的传说
- 202 / 小黄 极隆重又极简朴的婚礼







序

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称为 gaeml（干），史籍里记载作“仡伶”，或称为“峒蛮”、“峒人”等，为古代百越后裔，唐代中叶开始迁徙至今日侗族地区，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湖北四省（区）毗邻地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侗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与壮语、布依语、毛南语、仫佬语、水语、傣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鼓楼、风雨桥、大歌是侗族文化的代表性作品，被誉为侗族文化的“三宝”。侗族鼓楼、风雨桥以其不用一颗铁钉而全部依靠卯榫结构的精巧木质建筑形式蜚声中外。侗族大歌则以其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纯粹民间支声复调音乐征服了全世界，被国外音乐家誉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侗族不仅有着古老灿烂的物质文化与文明，而且有着博大精深的精神文化与文明，诸如在音乐上的“饭养身，歌养心”理论，诗歌传统中对于“头韵”、“腰韵”、“尾韵”的追求等，都是独树一帜的精神文化遗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侗族至今还传承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人口文化思想。他们认为，一个寨子，一个地方，人口的发展要有一定的规模，达不到这种规模，不利于族群的生存，超过了这一规模，则会导致族群生活质量下降，因而人口规模和数量应该加以限制。这种人口思想，被学术界称为“适度人口”理论。在我国少数民族民族中，侗族是最早具有明确的自觉控制人口思想的民族之一。

与其人口理论相适应的是侗族有着一整套完备而有效的生育文明制度。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必须经历一系列生命的礼仪，如恋爱社交时的“以歌为媒、自由恋爱”，结婚时“极简约、又极隆重”的集体婚礼，孩子出生之后的立“生命柱”和吃“三朝酒”、“满月酒”，以及人老死之后的“停棺待葬”等风俗。虽然这种礼仪和制度有一定的地方差异，但总体来看又是一致的，都包含了侗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即“尊重生命，追求和谐；重视生态，快乐人生”。这样的一种文化遗产，无疑是值得今天细加思考和总结的。

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一笔珍贵的思想和文化遗产，我们过去关注得实在不多，甚至可以说还很少有人涉足，也没有做过科学的描述和分析。有鉴于此，2012年初，贵州省计划生育协会即以“侗族生育文明研究”为题，拟展开科学的考察和研究。同年3月中旬，聘请到湖南科技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潘年英教授，来承担具体的考察、调研和撰写任务，经过两年的调研和考察，最终形成了《凤凰——贵州侗族生育文明探幽》一书。初稿写出来后，又经各方专家的广泛审阅和修订，最后通过了课题结题论证，其课题的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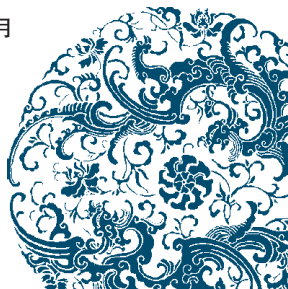
终成果《凤凰——贵州侗族生育文明探幽》一书即将付梓。毫无疑问，这是侗族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件喜事，也是贵州人口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我们对此深感欣慰。

本书作为“贵州世居民族人口文化丛书”之一，从选题到组稿到调研写作到讨论修改，历时两年多，其中凝聚了许多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计生协会工作者的智慧和汗水。在这里首先要感谢的，是贵州省侗学研究会的杨序顺会长、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的侗族学者黄才贵先生以及贵州民族大学的侗族文化学者龙耀宏先生，他们不仅认真通读了原稿，而且还提出了非常详细而宝贵的修改意见，使得本书最后呈现出来的面貌更趋于科学、成熟和完善。其次，在本书写作的调研阶段，作者得到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各级计生协会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黎平、从江、榕江、剑河、锦屏等县的计生协会，为本课题调研的顺利完成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这里深表谢意。最后，我们当然要特别感谢的，还有本书的作者潘年英教授。这位从黔东南天柱县侗家山寨走出来的侗族知名作家、学者、教授，在民族学、文学、人类学和摄影等领域均有较大建树。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在贵州山区行走和考察，具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历，也有很强的写作能力，出版过三十多种文学和人类学著作，他的这些成果和经验，为本课题的顺利开展和最终成果的科学撰写提供了坚实的专业保障。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接受这一课题任务后，潘年英教授便独自一人深入黔东南侗族山区采访，历时两年。绝大多数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待在那些侗族山寨里，白天翻山越岭走访，晚上挑灯整理笔记，每天都要熬到深更半夜才能休息。他访问和考察过的许多自然村寨，道路崎岖，调研过程十分艰辛。

本书的写作沿袭了潘年英教授一贯的人类学写作风格，以纪实和亲历的方式描述文化事实，以人类学的学术知识和学科视野统领文字，使得本书能熔知识性、学术性和文学性于一炉，既有很强的可读性，又表现出了相当专业的研究水准。此外，潘年英教授的摄影也是很有特点的，他追求的是纪实风格，讲究的是人类学的真实本质和日常的诗意再现，其照片本身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也是其文字的最好注释，与文字相得益彰。

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贵州世居民族人口文化研究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委会
2014年4月







乐里

巧遇一场侗族的婚礼





秋冬之际的黔东南山地，到处能见到秋阳冉冉或空山新雨的天气。天空中的那种碧蓝，那种纯净，会让人大脑瞬间短路，有一种暂时脱离现实世界的感觉，仿佛突然间看见了自己的前世今生似的。那天，我从凯里出发，独自驱车翻越雷公山，前往一个叫乐里的侗乡古镇去，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天空通透得不能再通透了，空气也清新得不能再清新。我一路走一路停车拍摄，每次停车都不想再上车。到雷公山顶时，我看到的天空蓝得令人发晕，山谷里的树林像油画一样浓墨重彩。

如今想来，那一次的旅程，似乎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因为这一路的际遇真的是太神奇了。本来，在去乐里之前，我原打算在凯里参加一个国际服饰节的活动，但那天，差不多到上午9点钟了，我还没能拿到服饰节的入场券。吃早餐时，朋友不停地打电话，四处问人哪里可以弄到服饰节的入场券。我那朋友并非等闲之辈，在凯里地方算得上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按





道理弄到一场入场券应该轻而易举。反正她说了，万一不行，我先拿她的票进去，她再去找人要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就是不想参加服饰节了，而想直接往山里去。之后我就跟她分手，独自驱车走雷公山，取道小丹江、平阳进入乐里。

这天是星期天，城市里依旧是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的，但乡间却十分的安宁寂静。车出雷山县城之后，路上几乎看不到什么车辆。实在说，我是太喜欢这样的旅行了。当然，和我以往所有的旅程一样，我并非漫无目的的浪游。每一次出行，我通常都是带着一定的目的和任务的。这次也一样。这次我是受贵州省计划生育协会的委托，要到侗乡去做一个关于侗族生育文明方面的课题考察和研究。我说过了，我从来无意于做任何课题的研究，但我却很珍惜以此为借口逃离城市人群的机会。

到乐里时已是下午4点钟光景。乐里计生协会办公室一位姓石的主任接待了我。他把我安排到乐里镇政府的办公室里休息，然后去忙自己的公务。我说我先去街上逛一圈，拍些照片。他说好的，你先去，到吃饭时间再打你电话。就这样，我把自己放逐在乐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实话说，对于这个古镇，我不能说十分熟悉，但却存有一份特殊的情感。那就是说，在我平凡的生命历程中，我和这古镇有着一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说好呢？首先





是，我的爱人西子，当她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少女的时候，就随着父亲来到这镇上读书，生活。许多年以后，当她大学毕业，回故乡参加了工作，并与我恋爱着的时候，她又把我带到了这个古老的小镇，故地重游。我那时不名一文，几乎形同乞丐，但西子却于众人的白眼中看到我的可取之处，于是毅然决定嫁给我，如今想来，那种情感，那份感动，依然如在昨天。

还是来看看我在一年前写下的一段文字吧。

再也回不去了，那些山坡，那些路，那些时光。在乐里镇高低错落新旧杂陈的长街里，我徘徊在靠近河边的一排店面前，我记得20年前这儿有着一片小小的木楼书店，我曾在这儿游荡过一个漫长的下午，最终我买走了两本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并不怎么想读的书。书名叫什么我忘记了，现在是否还保存在书架上也说不清。但是，保留在记忆里的那个温暖的下午却是永生难忘的。我记得那时在街角一处买卖蔬菜的当地市场里，我还买到了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大雪藤果，果肉是大红色的，价格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当





地人把这种果叫“人脑壳泡”，我们家乡的人则叫它做“罗阳”。已经记不清我们当时是怎么处置那个“罗阳”的了，留在记忆里的依然是一种永难磨灭的温馨感觉和香甜味道。20多年了啊！那时的我和你都还是那样的年轻而单纯，思想也许还有些青涩，但绝对没有太多的杂念，眼神也许有点儿飘忽，但内心绝对纯洁。在那片长满松树的山坡上，我们安安静静地坐了一个早上，还是一个下午？我依旧是有些记不真切了，但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早晨或者下午的阳光，是如此的温暖和明亮！还有我给你找寻并用绳子穿起来的那串松果，最终挂到了你寝室的墙壁上，一直被你珍藏了好多年。这儿不是你的出生地，但你跟着父亲在这儿读书，在这儿长大，少女时代最美好的记忆都留在这里了，所以你一看到那栋依然没有大变的政府办公大楼你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院子里大呼小叫。我理解你此时的心情。但我想到的





还不是这些。我想到的是那时间的脚步，真是何其匆匆啊！晃眼一看，一切似乎都不曾改变，一切都恍如昨天。但此时你仔细看看我们周围的景物，再认真打量我们彼此的身心，却是何等的不同了！所以一切终究都还是变了。甚至大变了！乃至整个世界都被时光重新雕刻和彻底粉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老友闻讯从家里跑出来迎接我们，挽留我们到他家吃晚饭。我们答应了。他立即电话通知他的家人准备了丰盛的宴席。还邀请来我们认识的文友。热情的主人极尽殷勤，拿出了上好的重阳米酒招待我们。但那晚上我喝得实在不多，并不尽兴。一来他家里有小孩生病使我心神不宁，二来我陷入回忆内心伤感也不敢放肆。回不去了。我想。不是说我们回到故乡见到了故人就回到了过去。不，不可能回去了。时间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一切，包括我们的肉体 and 灵魂。尽管我是多么的渴望着时光能够倒流，祈盼一切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一元复始，万物重生，让我好生重新活过……

在这篇题为《回不去的时光》的短文里，我就这样回忆起了我和西子在这古镇里曾经牵手走过的那些岁月，那段时光。我回忆的是20多年前的事情，但勾起我回忆的却是在2011年的冬天，我和西子带着孩子一起回到故乡老家的时候，当时我们先是在故乡过了年，然后带着全家驱车来到了这古镇。我们当然不是专程前来凭吊青春足迹的，而是应朋友之邀而来。那是西子的小学同学，一个名叫培爱的侗族女子，整个寒假里，她一直电话不断，反复邀请我们一定到她家来坐坐。之前，她有一个孩子，考取了我们的学校，念的是建筑设计专业。读书期间，她委托我们关照过那孩子。那孩子很争气，整个大学时代成绩一直非常优秀，毕业后，他留在湖南的一家很有名气的建筑设计公司上班。公司是随项目跑的。就在2010年的夏天，培爱的孩子随公司到了炎陵，她那时正在上海打工，就想要到湖南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她来到湘潭的那天早晨，恰巧我刚把车子买回家，还没上牌，我就跟着西子去火车站接她。第二天，车子牌照办下来了，我立即马不停蹄带着她们赶往炎陵。我们很顺利地在了炎陵见到了培爱的孩子。同时我们约定，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定得上乐里古镇去看看培爱和她的家人。结果，当然，天遂人愿，我们不仅见到了培爱的家人，而且还巧遇了一场侗族婚礼。这场婚礼在当地并无特殊之处，但对我来说却印象非常深刻。深刻就深刻在她们的服装